

走進歷史悲劇——以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與特雷津集中營為例

溫明蓉

前言

集中營的做法始於 1933 年的國會大廈縱火案，當時用來關押政治犯和反對納粹的異議人士，後來納粹政權取得了蘇聯勞改營的經驗，提高犯人的管理以及勞力運用效率，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集中營系統迅速擴張，且因勞動力是戰爭生產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但 1942 年至 1943 年的人力短缺，導致越來越多強迫集中營囚犯作為德國軍火工業勞動者的狀況發生，所以在 1943 年到 1944 年間，納粹德國在工業廠房內及其附近建立了數百個分營地，以便為他們提供所需的勞力，在高峰時期甚至出現過 15,000 座集中營，不難想像當時對於猶太人及少數民族造成的迫害有多嚴重。

筆者利用暑假期間造訪兩地的集中營，希望透過文字、照片留下參訪當時的震撼與心痛，也衷心祈禱世界永無戰火的那天早日到來。

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薩克森豪森集中營（Gedenkstätte und Museum Sachsenhausen）位於柏林北部的奧拉寧堡，1936 年到 1945 年作為集中營使用，二戰結束後蘇聯將此地用來關押犯人，1961 年東德政府在此設立紀念區，目前的營運方式則



圖一：薩克森豪森三角形營地。

是由 1933 年開始。在薩克森豪森裡的囚犯最大比例是政治犯，包含史達林的長子、法國倒數第二任總理等等，但也不乏毫無原因就被抓進來的「犯人」，其中一個有名倖存者是克拉森（Leo Clasen），他以同性戀的身分被送進集中營，後來他出版的書是納粹德國迫害同性戀者的最重要記錄之一。這裡的關押人數從 1937 年初的 21 人到 1945 年初約有 11,100 人，後來還有 12,000 名蘇聯戰俘在此執行槍決。

營地呈現等腰三角形（圖一），中央控制點為 A 塔（tower A），納粹指揮人員可以從 A 塔看到整個營地，目的是為了告訴犯人納粹是至高無上的存在且他們的一舉一動隨時被監控著。營區裡的設施有點名區、約 50 間囚犯營房、洗手間、廚房、醫務室等，其他建築包括監獄、火葬場、毒氣室和太平間。營地周

圍是高聳的石牆，石牆內纏繞著帶電的鐵絲網，最外圍則是九座守衛塔。希姆萊(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稱薩克森豪森是「現代全新的集中營，可以隨時擴建」，但後來被證明是不可行的。

一般來說德國境內的集中營以勞動為主，德國外的才是以滅絕為目的，像是奧斯威辛。而在薩克森豪森裡有兩座工廠，鞋廠與磚廠。鞋廠是當時德國知名製鞋公司為了測試鞋子的耐用程度，強迫犯人充當測試員，囚犯們要穿著鞋子跑到壞掉方能休息，但通常這些鞋子要跑 3,000 公里才會解體，大部分人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還沒跑到結束就過世了。磚廠則是因應希特勒的軍事需要所建，這些磚頭被拿去蓋工廠、基地或是集中營。(圖二)

在營區裡的處罰方式有很多種，一種是點名，管理者會集合囚犯到中央廣場再一一唱名，在寒冬時還會故意點很久，許多人在這個過程就會凍死。另一個處罰的方式是綁在



圖二：磚廠宣傳照。

柱子上一個小時或是以上。(圖三) 也有很多人因為受不了折磨而主動跑去 kill zone 或是觸碰圍牆的電網自殺。

1945 年 2 月納粹即將戰敗，但他們不願意囚犯被同盟國拯救，因此決定先下手為強，把集中營裡面比較瘦弱或是生病的人處死以免撤退時被拖累。同年 4 月戰爭局勢已無法挽回，納粹依舊不願放棄剩下的人，所以帶著超過萬名的囚犯朝西北方強行行軍，如果路上有人走不動或是脫隊直接射殺，但因隊伍距離太長加上敵軍來襲，所以很多人趁混亂的時候逃走，爭取生存機會。4 月 22 日蘇聯跟波蘭軍隊到了薩克森豪森解放剩下的 3,400 名囚犯、醫生和護士。

特雷津集中營 (Památník Terezín)

特雷津在奧匈帝國統治時期就是一個為了對抗外敵的軍營，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及現成的小堡壘 (the small fortress) 都讓納粹



圖三：描繪集中營處罰方式。²

德國確信這就是最適合的地方。相較於薩克森豪森的勞動性質，特雷津則是囚犯去奧斯維辛前的中轉營，也因此成為當時第二大的集中營，後來更發展成猶太隔離區（ghetto）¹。表面上這裡是一個設施齊全的小社區，幼稚園、學校、超級市場等公共設施應有盡有，納粹政權標榜特雷津是提供猶太人過退休生活的溫泉小鎮，藉此吸引他們並鼓勵他們簽約、付租金，但抵達時才會發現是什麼樣的地獄正在等待著他們。這裡的囚犯高達九成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曾關過 144,000 名受害者，超過三萬人死於營養不良與疾病，八萬人被送往奧斯威辛處死。1945 年蘇聯紅軍解放特雷津時，估計生還者只有約 19,000 人。

特雷津是當時集中藝術家的隔離區，有許多畫家、詩人、作家都被送往這裡，因為納粹需要他們創作，以對外界表達在隔離區也可以生活得很好的假象，但有些畫家還是偷偷



圖四：猶太兒童創作。

地將實情畫了出來，想當然他們的結局只有一種。這裡的幼童也有許多畫作，他們的作品被當時的美術老師偷藏起來，現在放在猶太博物館展示。（圖四）他們的畫作與一般小孩沒有不同，一樣的藍天白雲、一家人和樂融融，卻不知道要再見到父母有多困難。更令人難過的是，15 歲以下的兒童在這裡的死亡率高達 95%，因為他們沒有勞動價值，因此許多小孩會謊報年齡只為了爭取多一點的生存機會。

特雷津除了集中營外，還有猶太墳場、火葬場、Ghetto Museum 和 Magdeburg Barracks。Ghetto Museum 是當時的兒童宿舍，未滿 15 歲的幼童都會住在裡面，納粹當時將之包裝成「學校」，但其實這棟建築只是小朋友白天勞動過後回來休息的地方。Magdeburg Barracks 則是還原了當時受害者在隔離區的生活環境，數張三層木床擠在一間房間中，且因當時的床位不足，一個床位可能會有三四個人一起休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裡生活，低落的衛生水準導致生病的人很多，又因空氣不流通，造成傳播速度極快，不少人因此離世。

筆者在參觀尾聲時，導覽員邀請大家去當時建造給納粹官員娛樂的電影院，裡面播放著集中營的宣傳片，螢幕裡的人快樂的奔跑、嬉鬧，後來加上的旁白內容卻是：「1,000 人上車，2 人生還；1,000 人上車，1 人生還；1,000 人上車，4 人生還；6,210 人上車，25 人生還；1,300 人上車，無人生還……」，這些是從特雷津搭上前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火車的官方人數，與畫面相比實在諷刺。

異同之處

納粹在每個集中營的大門上都寫著斗大的標語「Arbeit macht frei」，隨時提醒他們勞動可以帶來自由，只要夠努力就可以離開集中營，但事實上只是不斷的剝削人力而已。營裡的房間也是大同小異，狹小的空間要塞進好幾百人，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廁所更淪為裝飾品，水龍頭不是沒接水管就是無法轉開。在納粹政權大外宣的時候，但凡有一個參觀者去開水龍頭就會知道這是一場世紀大騙局，只是沒有人願意揭發。

以參觀層面來說，特雷津的遊客比薩克森豪森少得多，整個小鎮異常安靜，交通也較為不便，但除了集中營外，也可安排附近博物館一同前往，裡面提供的資訊並不亞於營區本身，有助於參觀者更好理解當時的情況。

結語

現今在柏林地鐵站以及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都能看到哲學家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不識歷史者，注定重蹈覆轍。」戰後德國面對受害者的彌補從未停止，1952年，西德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在與以色列的賠償協定結束前，以「難以形容的罪行」向以色列和猶太人正式致歉，表示德國願意負起所有責任；1970年，西德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更是在全球鏡頭下，於華沙猶太區的遇害者紀念碑前下跪。他說：「對於納粹的罪行、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受害者，特別是大屠殺的受害者，德國應該承擔起永恆的責任。這種反思要一代一代保留下去。」2015年5月3日，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在德國達豪納粹集中營紀念館向死難者敬獻花圈。德國歷屆領導人都明確承認希特勒發動侵略戰爭並殺害了600萬猶太人，他們對於這件事的態度都是「全面承擔責任」，並向受害國人民認罪、道歉以及請求寬恕。

這些傷痛的遺址現已轉型成為紀念博物館，提醒世人不可重蹈覆轍，同時透過教育系統、媒體報導等等，整個社會從頭到腳的檢討，展示了他們的改變的決心，也讓世界明白德國不可能犯第二次相同的錯誤。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

註釋：

1. Ghetto 一詞來自 1516 年的威尼斯，當時社會鼓吹著城市只能留給基督徒居住的風氣，政府只好妥協並將猶太人口限制在該城市北部一個被稱為「新猶太人區（New Ghetto）」的小島上。
2. 圖片來源：<https://joepwritesthehistoryofberlin.wordpress.com/tag/sachsenhausen/>